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四十五回 安義山主仆重逢 梅村道弟兄齊會

卻說那位俠客把鳴皋背負停當，聽得樓梯上有人上來，便向樓窗內飛身而出，在瓦房上兩三躍，已至外面。在路如飛一般，不多時，來到山坡之下，把鳴皋放了下來，在石坐定，跪將下去，對鳴皋拜了四拜，道：“八爺認得我麼？”鳴皋愕然道：“承蒙相救，實不認得，請教貴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非別，乃向系服侍八爺的。”鳴皋仔細看時，卻依稀有些相像，猛然省悟，便道：“你莫非徐壽麼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正是徐壽。”鳴皋道：“你跟了師父一去數年，如今再認不得。今日怎知我有難，卻來救我？”徐壽道：“自從那年奉了主人之命，跟隨師父，學得一身武藝。此時眾師伯在此安義山聚會，奉了玄貞大師伯之命，特來相救主人。”鳴皋道：“如今眾位師伯在那裏？”徐壽道：“師父同了眾師伯各各分手，往別處雲游去了，只有玄貞師伯在嶺上候著主人。”鳴皋道：“我身子疲乏，上不得山嶺，你負我去見師伯。”徐壽便依舊背負了鳴皋，上了山岡。在樹林深處一個山洞之中，內有一片空場，遙見玄貞子在樹下跌膝而坐。徐壽把鳴皋放在石上，走去參見了玄貞子，稟稱：“奉命相請主人，現已在此。”玄貞子便命鳴皋相見。鳴皋參見已畢，細看玄貞子相貌，果然就是那年在句曲山登高所見的老道長，便叩謝了相救之恩。玄貞子道：“賢契，你所遇之人，乃兀載蟒蛇。今雖救得出來，你身受毒氣，若不早治，仍難活命。”鳴皋長跪求救。

玄貞子便向葫蘆內倒出三粒丹丸，命徐壽取些泉水，與鳴皋吞下。不多時腹中作痛，雷鳴也似響了一會，瀉出斗余黑血，頓覺神氣舒展，身子爽利。謝過了師伯，便問：“弟子此去江西，可能與眾兄弟相會？寧王氣數如何？望師伯指教。”玄貞子道：“寧王早晚終當伏法，目今時候未到。你只盡心竭力，為民除害，暗助王家，剪除奸惡，便是修道一般。現在眾兄弟都在南昌候你，你師父亦可會見。”便對徐壽道：“你好好跟了主人回到南昌，會見眾英豪建功立業，也不枉你師父教導一場。你主人病根雖拔，身體虛弱，一路好生服侍。到前途僱乘車兒，竟到南昌去罷。”又對鳴皋道：“賢契，前途保重，後會有期。我今要到雁宕山訪友，你好生去罷。”鳴皋戀戀不舍。只見玄貞子站起身來，將大袖一舉，化作一陣清風而去。

鳴皋呆了半晌，嘆道：“我徐鳴皋沒福。若能跟隨了玄貞師伯學道名山，要這百萬家私何用？”徐壽道：“主人不必愁惱。只要善行圓滿，少不得也成仙道。如今待我背負主人前去，尋覓車輛。”鳴皋依言。徐壽便負了主人，翻過山嶺，來到村市之間，僱下一輛車子。吩咐推車的慢慢而行，每天只行二十多裏就歇了，在路調養鳴皋。因此直到五月，方纔到得南昌。看官，鳴皋這一日到南昌府時，一枝梅去已半月有余，二人在路上錯過，未曾遇見的。

鳴皋到了南昌地界，離城還有七八里之遙，地名叫做梅村，卻並沒梅花，又無村落。

一條灣灣曲曲的官道，兩旁盡是棗樹，遮得日影全無，清風習習，好不涼快。主仆二人在車上談說前情，忽見一只兔兒向車中竄過，鑽入草中。抬頭見有一只老雕，覷定草中，在半天裏盤旋，要想吃這兔子。徐壽笑道：“八爺，你看這老鷹一心要吃兔兒，待我來賞他一箭。”鳴皋道：“他吃兔兒，干你甚事，卻去傷他性命？”徐壽笑道：“雖則殺命養命，也算是除暴安良。”鳴皋聽了不覺失笑。

原來那徐壽練就一件利器，卻是百步穿楊的弩箭。他的弩箭不用鐵做，乃將堅竹剝成，鋒利異常。一管內能安十枝，可以連絡發出，端的百發百中，略如袖箭相仿，只消撥動機關，其弩便出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鳴皋見他把手一招，那只老雕在半天中骨碌碌連打幾個翻身，落在草中。那車夫也是個少年好事，一見大喜，道：“好呀！”說著把車子歇下，趕到那邊，將老雕連弩取將過來，笑道：“爺們真好眼力，這枝箭不偏不倚，恰巧射在鳥頭上。怪道偌大一只老雕，吃了一箭就動也不動的了。”

徐壽正把手來接，只聽得樹林裏有人喝道：“好大膽的賊徒，你敢射死我的獵雕，管教將你來償命！”鳴皋抬頭一看，只見樹林裏趕出一個少年，背後跟著兩個家人，拿著烏槍鐵叉，掛了些雉兒野味。那少年年紀二十光景，生得脣紅齒白，衣服麗都，手執弓，背插箭，滿面怒容。徐壽聽他出言不遜，早已大怒，便跳下車來，道：“我便射死了你獵雕，卻待怎地，你就出口傷人？惹得小爺性起，休說一只鳥，連你這小雞種也射死了，看你小爺可來償命！”那少年聽了，正如三昧火冒穿了頂梁門，大叫：“罷了，罷了！”便搶步過來，劈面一拳。鳴皋連忙喝住。那知徐壽一把早將少年拳頭接住，扯將過來，提起拳頭便打。鳴皋慌忙跳下車來分開，早被徐壽打下七八下，打得鼻青嘴腫。

徐壽松了手時，便同了兩個跟人，一溜煙逃進樹林中去了。鳴皋把徐壽埋怨了一會，看了這只獵雕，對徐壽道：“這只鷹頭上有角，名為角雕，端的要值一二十兩銀子，被你射死了，豈不可惜？”

正在鼓備徐壽，只見方纔的少年，同了兩個漢子，在後面大路上如飛也似的趕來，大叫：“還我活雕，放你們過去！”鳴皋正待分辨，那為首的一個已到面前，大喝道：“大膽匹夫，射死我們角雕，還敢痛打我家兄弟，你也吃我一拳！”鳴皋道：“大哥有話好說。”言還未畢，那徐壽早已鑽將過去，望那人打個毒龍探爪。那人大怒，也不答話，上手便打。鳴皋上前勸解，誰知後面那漢只道他相幫動手，便一個騰步跳過來，兩劈手向鳴皋肩上下打。鳴皋只得招架。四個人就在當路廝打起來。那少年立在旁邊看打，只不敢上前相幫。

四人打了五六十個照面，鳴皋雖則病後，到底本領高強；徐壽正是初出山的老虎，分外精神；故此這兩人漸漸拳法不佳。忽聽得後面有許多人趕來，大叫：“兄弟休慌，我等來也！”鳴皋聽卻吃了一驚，暗想：“這兩個已經作伙對壘，今若再有本事高的到來幫助，如之奈何？”遠遠望去，約有五六位好漢，看起來都不是尋常之輩。心內正在著慌，那班好漢已到面前，一齊大叫道：“你們快些住手，都是自家弟兄！”鳴皋等四人便一同住手，將那來人一看，叫聲：“阿呀！”正是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你道來的一班是何等之人？原來就是季芳、徐慶、狄洪道、楊小舫、王能、李武。

先前同徐壽交手的，便是周湘帆，同鳴皋交手的，便是包行恭。那時射獵的少年，乃周湘帆堂弟，名叫周蓮卿。當時周湘帆、包行恭知道這位就是徐鳴皋，好似半天中落下了一件寶貝，連忙過來謝罪，拜倒在地。鳴皋連忙還禮。周蓮卿也是久慕鳴皋，慌忙過來相見賠罪，便問：“此位是誰，卻如此英雄了得？”鳴皋道：“這是小弟的家債徐壽，十分無狀，射死尊雕，禮當重豚。”蓮卿道：“小事小事，一個鳥兒罷了，值得甚麼？”徐壽也向蓮卿賠罪。湘帆道：“壽哥何必介意！”蓮卿道：“小弟浮傷罷了，都是自己弟兄，休得掛懷。”眾弟兄各各大喜。湘帆道：“寒舍就在前面不遠，徐兄回到舍下坐談。”鳴皋謝了，就打發車夫回轉。

眾弟兄大家步行，一路說說談談，不多時已到周家廳上坐。湘帆忙叫：“快備上等官饌來，與鳴皋兄接風。”堂中擺設盛筵，各人就席。羅季芳等問起鳴皋別後事情，鳴皋一一說了。又把眾弟兄離合情由，各各細述一遍。這日重新結義，歡喜非常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